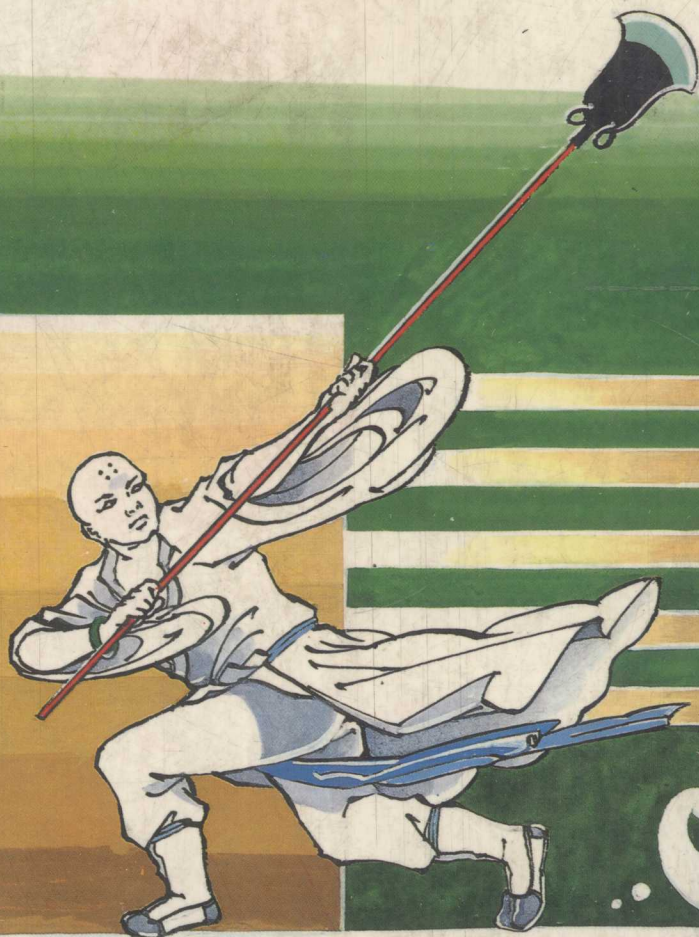


少林英雄傳

上册

著 應天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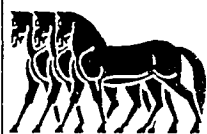


少林英雄傳

上冊

應天魚·著

目錄



1 第一回

強盜殺人名正言順
淫賊採花理直氣壯

43 第二回

什麼和尚？大盜魔佛！
何方道士？武當快劍！

79 第三回

九子娘娘果然會生子
漂亮小姐專愛揍男人

123 第四回
哥倆好偷入少林
小冤家再逢旅棧

155 第五回
銀戟戰金槍月暗星暗
鐵蛋看紅豆大眼小眼

195 第六回
五戰三勝少林連敗兩場
真空無生白蓮二大使者

233 第七回
十七減八等於八
一加一仍然得一

269 第八回
南劍北刀雙雄爭霸
東躲西藏鐵蛋遭殃

303 第九回
小和尚，你看過這個沒有？
花娘子，妳想要幹什麼嘛？

341 第十回
洗腦大法愈洗愈清醒
摩尼教經愈聽愈入魔

381 第十一回

奴家手持大刀，關公是也！
奇俠指捏泥團，面子賣乎？

405 第十二回

一顆人頭你爭我奪
幾番出手鬼哭神號

445 第十三回

衝冠一怒為蒼生
私心盡露大火併

479 第十四回

破破爛爛北京風情畫
熱熱鬧鬧白蓮小聚會

519 第十五回

劍飛千芒龍鬥鷹搏
柔情萬種郎呆妾惱

569 第十六回

小小斗室納九州
大大霸才蓋四海

619 第十七回

賤骨頭一朝大展神威
老牛皮終生輸多贏少

665 第十八回

人死身不滅劍客出怪招
髮削緣已盡姑娘有雄心

695 第十九回

白蓮盛開好漢無名
少林凋殘英雄不再

737 第二十回

錯教錯學齊遭暗算
阿貓阿狗同證佛果

765 尾聲

第
1
回



強盜殺人名正言順

淫賊採花理直氣壯

近晚時分，位於「洛陽府」通衢大道上的「同慶酒樓」早已燈火通明，上上下下忙著張羅生意。

今天的光景頗透出幾分古怪，店門口雖熙熙攘攘的簇擁著上百個人，店內卻始終只有小貓兩三隻。

老掌櫃的嘟著嘴兒坐在櫃枱後面，不住把眼望向門外，眉毛時時弓得如同貓背相似。

他終於忍不住了，剗著步子走到店門口，把臂一張，催大嗓門道：「各位鄉親，請讓一讓，想進敝店來的客人都進不來啦！」

挨擠在店前的人眾卻根本不理他，依舊伸長脖子去看那張貼在店前木牌上的告示。

老掌櫃又用更大的聲音呼喝了一遍，於是就有人不開心了，夾七夾八的發話道：「怎麼的？捉拿人犯的告示也不准看哪？莫非這個採花賊就藏在你店裡？」

有那生就刻薄嘴的更笑道：「說不定採花賊就是他哩。」

老掌櫃可樂了，火雞般咕咕笑了兩聲，痰火直在喉管中打轉：「那兒的話，別被那些娘兒們採走就好嘍。」

他轉身返回店裡，不太靈光的耳朵並沒聽見夾在爆笑聲中的：「還會有婆娘要採你呀？呸！」他坐回櫃檯後面，自顧自的偷笑一陣，忽又不知怎地一驚，狐瞅起眼來打量店內客人，彷彿他們之中就有那採花賊一般。

時辰尚早，一共只有兩桌客人。其中一桌坐著六個年不上二十的小和尚，只見他們有胖有瘦、有高有矮、有黑有白，長相各異，唯獨六個頂門發出同樣的光來，把個酒樓照亮了大半邊兒。他們叫了一桌素菜，慢吞吞的吃喝著，六雙眼睛卻不時瞟來瞟去，好似一窩正在尋縫覓隙的老鼠。

另外一桌則獨自坐了個半截鐵塔似的黑小子，眉目間滿塞一股粗野驕悍之氣，身上的衣裳雖不見髒，卻總讓人覺得他渾身都是泥巴。這傢伙食量恁大，面前攤著一大片碗盤，好似當年宋公明大戰童貫所排下的九宮八卦陣，他也不拿著，只用手亂抓，吃到興起處，便把整個盤子端起來往嘴裡刮。

老掌櫃看在眼內，疑心何轉移到這小子付不付得出帳來的問題上面去了。正煩惱間，忽聽門口一聲暴喝：「讓開讓開！都搶在這裡幹鳥？」

老掌櫃一轉頭，就見兩名粗大漢子戟著雙臂，排開門口人眾走進店來。

老掌櫃忙不迭堆下笑臉。「楊鏢頭、李鏢頭，近日可好哇？」

這兩人俱是洛陽府「振武鏢局」的鏢頭，痘子臉的江湖人稱「鐵鎗」楊泰，麻皮臉的喚做「夜路鬼」李盛。

他倆向掌櫃打個招呼，在黑小子隔桌上坐了，點過酒菜，便高談闊論起來。初始不過扯些鏢局裡的事兒，末了竟扯到採花賊上面去了。

「鐵鎗」楊泰一拍桌子罵道：「這等淫賊若犯在大爺手裡，定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話還沒說完，卻聽一個稚嫩聲音道：「二師兄，銀賊是什麼啊？銀子做的賊？」

楊、李二人不禁齊皺了皺眉，轉頭望去，發話者原來是那六個小和尚中的一個，長得脣紅齒白，圓圓胖胖，好似一球用雪花滾成的丸子。

被稱做「二師兄」的乾癟和尚趕緊把頭一低，不耐道：「某問某問！煩不煩哪？」

白嫩小和尚卻一定要問，而且愈問愈大聲，搞得「二師兄」沒咒唸，忙夾了一筷子菜腳在嘴裡，咕咕囔囔的說：「偷銀子的賊啦！」

隔桌那黑小子不禁大哈一聲，噴得滿桌都是菜渣，忙用手抹了，又塞回嘴裡去。

「夜路鬼」李盛也覺有趣，悄聲向楊泰道：「這幾個小和尚猥得緊，卻耍他們一耍。」

楊泰笑道：「休惹麻煩，咱們自喝酒。」

李盛還待再說，忽聞一串又響又快、鞭炮也似的话聲一路響進店來：「你們六個好不要臉，也不等我就先吃起來。師父說過做人要講義氣，你們跟師父學了那麼多年，結果還是抵不過肚皮作怪！」

李盛低笑道：「沒聽說和尚也講究義氣的，他們那師父可也是妙人一個。」

楊泰舉目望去，只見一名黝黑臉膛上生了雙晶亮大眼睛的小和尚，好像一步一跳的走入店門。他身量雖不高大，卻長得異常結實，胸臂如同小豹一般，舉手投足之間，散發出一股彷彿永無歇止的活力。

楊泰暗吃一驚，低聲道：「這個小師父底子恁厚，別是『少林寺』的？」

李盛皺眉道：「少林清規嚴謹，五百僧兵禁衛森嚴，怎會隨便把這七個渾頭放出來玩？」卻聽那白嫩小和尚喚道：「鐵蛋，快來吃，這兒的豆腐比寺裡好吃多了。」

另一個長得好像彌勒佛的小胖和尚也嘻嘻嘴，笑道：「好吃好吃，統統都比寺裡好吃。」「鐵蛋」小和尚聞得此言，簡直連命都不要了，虎狼般搶來坐下，也不管誰的筷子一把抓了，舞得個風雨不透，其餘六人便都只剩搖頭份兒。

被搶去筷子的那個大塊頭和尚，氣沖沖的想要奪回吃飯傢伙，卻遭「鐵蛋」順手一記筷根，

掙得頂門紅了一大塊。鐵蛋兀自比劃著說：「石頭，吃飯的時候少惹我。」

一個眉眼鼻嘴全長在一起的小和尚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憤憤道：「你們兩個成天鬥來鬥去，真是一對討厭鬼！」

鐵蛋笑道：「誰叫他以前老欺負我？以前是雞蛋碰石頭，現在可是鐵蛋碰石頭。這就叫業報！」
另一名苦瓜臉型的小和尚，眼角往下一搭，唉聲嘆氣的說：「好啦，別吵了，鐵蛋，你那邊怎麼樣？」

鐵蛋大揮一下手。「沒化……」

他「著」字沒出口，腳就被二師兄在桌底踩了一下，他便連忙改口，向店外一指：「嗯，那個……什麼採花賊……」他本是隨口說說，但一說到這三個字，不由得蹙眉認真想了想。「奇怪，這『外面』的規矩好怪，採花也犯法？咱們寺裡高興怎麼採就怎麼採，從來也沒人管過。」

李盛便向楊泰使了個眼色，大聲道：「這個採花賊呀，偶爾當當，滋味可真不賴。怎麼說呢？男人採花本就是人生至樂……」

他眉飛色舞的說到這裡，卻聽隔桌黑小子一巴掌拍在桌面上，同時大哼了一聲。

李盛打住話頭，斜睨過去，只見那小子正瞪起兩粒牛睪丸似的眼睛，怒氣勃發的瞪著自己。
李盛天生一副好惹事的性格，又喝了點酒，目睹此狀反而說得更加起勁：「那隻貓兒不偷腥，

那個男人不採花？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不採花的都不算男人。想當年老子採遍大江南北，啊哈，簡直把骨頭都採空了，拿把鋤頭敲敲，還會『咚咚咚』的響哩……」

黑小子似是按捺不住，虎地蹬開椅子站起，就如平地冒出了棵大樹，只一步就走到李盛面前，用那賽勝鏢鉞的嗓門道：「相好的，莫非你真採過花？」

李盛立把眼一眯、嘴一噘，慢吞吞的說：「你老子愛採不採，干你屁事？」

楊泰忙一扯他，向黑小子拱手笑道：「我這個夥伴就是愛開玩笑，你別當真。咱們一向規規矩矩的在鏢局裡討生活，何曾採過什麼狗屁花？」

他這話軟中帶硬，點明了自己是鏢師，若非皮癢就休來招惹。

不料那黑小子卻「哦」了一聲。「原來是保鏢的。」言下頗有不屑之意。

這下輪到李盛火大了。「保鏢的又怎麼樣？你這小子他奶奶……」高低打量了對方一眼。「不要以為大爺我不曉得你在耍些什麼把戲。瞧你土裡窮氣的，一定是身上沒錢付帳，所以想挑起場亂子，好趁亂一走了之，對不對？」

此言一出，黑小子倒沒如何，反而是那七個小和尚像被冷手在光頭頂上摸了一把，齊打個寒噤，匆匆低下頭去，連頸根子都紅將起來。

只聽黑小子冷笑道：「沒錢的恐怕是你自己。」

李盛立從腰間摸出一大錠銀子，朝桌上一敲。「你看過這個沒有？夠買十頭像你這樣的豬！」老掌櫃見不是勢，忙趕過來哈腰作揖，兩下相勸。

李盛一擺手，道：「掌櫃的，我是為你好哇，這小子等下如果付不出錢，胡鬧一通溜了怎麼辦？」

黑小子一張臉氣得鐵青，往破布衫裡一摸，掏出個碎花包包，也往桌上一擡，解開看時，卻是十幾顆比鴨蛋還大的夜明珠。

大夥兒的眼睛不由全都一直，嘴巴彎出想流口水的線條。

黑小子見狀，一挺胸脯傲然道：「這算什麼？老實跟你講，半座『伏牛山』都是你爺爺的！」楊泰、李盛臉色齊地一變，互望一眼，楊泰又拱拱手道：「敢問小兄弟如何稱呼？」

黑小子冷笑道：「告訴你也不怕你掏掉我的卵。你老爺複姓赫連，單名一個鎚字，江湖人稱『小黑熊』。」

楊泰臉色又是一變，說話卻更客氣了：「『黑熊』赫連大刀寨主可是令尊？」

「小黑熊」赫連鎚愈發得意。「不錯，他正是我那老不死的老子。」

楊泰便又把雙手拱將起來。「赫連寨主領袖群倫，威名遠震，兄弟我早就佩服得很……」赫連鎚點頭道：「那是當然。」

楊泰續道：「只恨兄弟我福薄，至今尚未能見過赫連寨主……」

赫連鎚這會兒連尾巴都翹起來了。「你們這些保鏢的，他可沒空見。」

楊泰說的本不過是場面話，好歹套個交情，日後也許能有個照應，不料這小子二五八萬起來，愈往人頭上騎，楊泰心下暗怒，便向夥伴遞了個眼色。

「夜路鬼」李盛早已按捺不住，當下破口大罵：「入你個臭娘十八層皮！只不過是個土強盜，窮踐些什麼？」

赫連鎚怒道：「強盜總比你這個採花賊好得多。老爺這次出山，就是為了要殺光你們這些江湖敗類！」

這邊吵得正兇，那邊七個小和尚卻互擠一下眼，雪花丸子似的小和尚便大聲道：「強盜遇見賊，不打不分明，這場熱鬧可不能不看。」

鐵蛋馬上老氣橫秋的搖搖頭。「兩個打一個，赫連黑熊才不會這麼笨哩，等找來幫手再打不遲。」

聽得楊泰肚裡直皺眉。「這幾個出家人怎麼一副唯恐天下不亂的樣子？」

那個「二師兄」更把上脣撇得半天高，吟詩一般的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小人動口也動手，好漢嘛，是動手不動口。我看他們三個，廢話講了大半日，這場架當然是打不起來了。」

赫連鎚聽在耳裡，無異耳內扎進了幾百根針，老大不受用，立將雙臂朝楊、李二人一伸，全身骨節「劈哩啪啦」暴響了一大串。「像你們這種腌臢貨色，大爺他奶奶的從小打到大……」

李盛那忍受了這種奚落，挺腰站起就待開打，老掌櫃與跑堂人等趕忙來勸，赫連鎚卻拿出一顆夜明珠往桌上一擺，喝道：「東西打爛了都算我的！」

這邊手放珠子，那邊腳已踢了出去。

李盛見他勢道來得兇猛，不敢硬接，將身往旁一閃，卻待用手去托，不料赫連鎚體軀雖大，身手可不怠慢，平踢的左腳忽然轉向朝李盛頸間踢去，右拳也同時擊往楊泰面門。

楊泰白臉唱不成，當然只有豁上了幹，他江湖打滾多年，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攻敵要害，只見他上半身忽然向後一折，左掌直掏赫連鎚下陰，右手也沒閒著，摸起一隻盛烤鴨的大盤子就朝對方頭頂摔去。

赫連鎚身體只一個側轉，便閃過楊泰上下兩擊，左手同時一記肘拳撞向李盛胸部。

李盛剛剛躲過一腳，對方肘拳又到，避無可避之下，只得翻起雙掌硬架，只聽「啪」地一聲大響，李盛整個人都飛了出去，恰恰跌在七個小和尚的桌子上。

鐵蛋笑道：「赫連黑熊果然力大，一頓飯吃那麼多，總算沒有白吃。」

「二師兄」卻向兄弟夥兒擠了個眼，假發一聲貓喊，站起身來嚷嚷：「不得了！不得了！要

出人命！我們快去報官！」拔腿就往外走。

其餘六個也亂轟轟的噪作一團，泥鰍般朝店外直溜。

楊泰正在氣頭上，將身一縱，直撲那為首的「二師兄」，當頭一爪抓下，邊喝道：「出家人恁地不要臉，白吃白喝不算，還要煽風弄火、挑撥是非？」

他這一爪乃聚數十年之修為，自是非同小可，不料那「二師兄」只輕輕一讓，就叫對方抓了個空，尚有餘裕回頭笑道：「阿彌陀佛，咱們和尚不動口也不動手，是好漢的就休來欺負咱們。」

楊泰那肯就此甘休，又一掌擊出。「要走可以，飯錢留下。」

他一掌推到一半，忽覺一股強大無比的阻力，恍若山崩海騰一般自左側湧至，大驚之下，轉眼一看，卻見那鐵蛋小和尚伸出兩指朝自己手腕上輕輕一搭，低笑道：「只怪『洛陽府』的人都太小氣，化不著緣，可怨不得我們。」

楊泰猛一抽手，卻抽不回去，想進，更不能進，他走南闖北二十餘年，從未碰過如此情況，不由訝聲道：「你們真是『少林寺』的？」

「二師兄」忙一旁岔道：「什麼寺什麼寺？咱們什麼寺也不是！」

只一耽擱，赫連錘已飛身搶到。「找和尚打架算是什麼東西？」

「呼呼」兩拳逼得楊泰騰身閃躲，七個小和尚趁隙一溜煙全跑出店去。